

我是这样长大的

● 小妮

1979年11月16日,我出生在北京公安医院。我妈妈是京剧演员,她说我刚出生时的哭声特别洪亮,所以我在这个世上得到的第一个评价,就是大夫说的“又是一副好嗓子”。出院时还有一个小插曲:当时爸爸抱着我下楼,妈妈跟在后面,可能是身体还没有复原,妈妈脚下一打滑,摔坐在楼梯上,差点让爸爸也冲下去。捡了一条小命的我,从此过上了大难不死,必有后福的生活:国家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,从出生我就领到了独生子女费;北京11月份开始了市政供暖,我从来没体验过什么叫饥寒交迫;六个月后,父母要出外巡回演出,爷爷把我接回了上海,那里有叔叔、姑姑,我是第三代的头一个,是个十足的乖囡,家里有客人时一声不响,张着小耳朵听他们说话,养了好几个月,邻居都不知道我们家多了一个小婴儿,我成为了全家的掌上明珠,此后全家人都围着我转,叔叔婶婶下了班就抱着我到街心公园散步,姑姑谈恋爱的时候都拖着我去,后来姑父常开玩笑说“那时候老人问我,‘你怎么找了个有小孩的啊?’”

到了上学的年龄,我回到了父母身边,小学和中学离家都只有10分钟的路程,看电视里人家的孩子为了上学要走多少里的山路,而我是连挤公共汽车的滋味都没尝过。学校的生活,简单、平凡,“五分加绵羊”式的孩子在我们目前的教育体制下老师都喜欢。当然也有“不乖”的时候,到高二学校要求女生一律留齐耳短发,我不喜欢学校的这种做法,就跑到校舞蹈队当小打杂(舞蹈队员可以不剪头发),这样我便名正言顺的梳着辫子进进出出,教导主任看到我也拿我没办法。

思考北大,是到高三才下定的决心。高一第一学期出其不意地考了一个年级第一,为了看看自己的实力,对自己的要求一直都挺高,结果三年里始终是第一。市三好、优秀干部的奖状压了一抽屉。填报志愿的时候,父母还有点担心,可我执意要填报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外交外事管理专业,人家说在北大最差的是人才,因为前面还有天才加怪才,我想我还算是个人才吧。一

切都如人意的顺利进行着,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,跨进了燕园南门。在这里我果然是最差的,每个人都有长长一串串光荣历史,几乎每个人都是校第一,市第一、省第一。

不过入学不久我就发现,百年北大的吸引力,并不在于她的金字招牌,真正让人兴奋的,是她的博大和精深,让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精彩。除了我的外交学专业,大二的时候,学校还为我们提供了选修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双学位的机会,课程都安排在晚上和周末,上学还是像以前一样辛苦,并不是大家想的那样进大学就能轻轻松松的。此外,具有百团大战之称的北大学生社团文化活动,也让人不辞辛劳而穿梭于其中。爱心社、山鹰社早已扬名校外,而知道北大京昆社的目前还为数不多。京剧对于我,可以说是胎教,虽然后天没有专攻于此,但从小耳濡目染,加上有点我妈妈的遗传,在元旦晚会上小试一段,还是引来大家惊奇、羡慕的眼光。在后台,师哥找到我,把我带进了北大的京昆社。每周三在末名湖湖心岛,“演员”、“琴师”聚集一堂,北昆的专业指导老师远道而来,为我们说腔、排戏,当然最重要的是教授我们中国传统艺术的美学观念。最有意思的是每天早上社长带领我们在湖心岛吊嗓子时,往往把周围那些急外语的全吓跑了。每年有一场公开演出,那可不是一把琴清唱的票友过瘾,是从中国戏校请来的乐队,从中国京剧院借来的行头,是拉幕开锣实打实的正式演出。有些戏曲基础的同学就唱念坐打,从没上过舞台的同学就跑跑龙套,在几处折子戏里主演大都



一赶三,还经常邀请北大老师在剧中友情客串。也许我们的唱腔还不够精雕细琢,我们的身段还略显僵硬,但是我们参与其中,乐于其中。得到前辈师友的不倦教诲,又将传统文化传播给我们的同龄人。遗憾的是,我的课程比较多,仅仅参与了一部分活动,但是社员们对艺术的追求,对彼此的关爱让我感受颇深。

大四了,校园生活已经进入尾声了。对社会充满好奇的我目前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兼职。房

地产是新兴产业,而销售又是一个疯狂的职业,在这个社会大学里,我仍是一个freshman,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,房展会中人头攒动,让我应接不暇,京城房产项目林立,却又不能走马观

花。从最初的一问三不知到现在的对答如流,短短的两个月让我体会到工作的辛苦,留恋上学的悠闲。不过有付出就会有所回报,我的客户看到我遵守公司规定,不拿给客户准备的糕点、饮料,在出门的时候偷偷往我兜里塞了两块糖;还有一位客户觉得我与其他销售人员不同,不是一味的推销自己的项目,而是更为客户着想。他邀请我担当他的购房顾问,开着车到周边项目做了一个比较,我的诚恳赢得了他的信任,最终选择了我们的项目。“十一”长假我只在家里呆了半天,别人的休息日就是我们最忙碌的时间,不行了,我要去上班了。■